



范南虹,女,媒体记者,喜欢徒步+探险的行走方式。行走格言:行路多者见识多。

那些生命的感动

文\ 范南虹

行万里路,如读万卷书!这一年,我不停地行走:北京、云南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马来西亚。每一地,足迹所至,亦带着心灵的感动。自然界的一花一草、一石一木、一鸟一兽,在缄默中蕴动着灵性,用它们特有的姿态和语言,给人温暖和欢愉,更给人启迪。

正月北京,萧瑟寒冬。我从温暖的海南来,每天用围巾严严实实地裹着头和脖子,双手袖在棉袄里,哆哆嗦嗦地走在北京街头。有一天傍晚,从外面回到弟弟居住的小区,却见到一只小麻雀在积雪上蹦跶着觅食,虽然我蹑手蹑脚地走近,但它还是看见了我,扑棱着飞到了近旁光秃的树枝上,在一个安全的距离里好奇地打量我这个南方人。我们就这样在寒冷中注目,然后,我笑了,小麻雀也欢快地拍拍翅膀,飞走了。三月云南,草长莺飞。花儿缤纷怒放着,田野里,金黄色的油菜花一望无际地铺展着;春风中,粉的桃花、白的李花、红的杏花、簇簇相拥的樱花……姹紫嫣红的春天啊!色彩伴着汽车流淌,在穿越高黎贡山时,于漫山灿烂的色彩中,巧遇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,白墙黑瓦,相挤相挨,淹没在花儿的芬芳里。很久很久没见到这种全以瓦片覆顶的民房了,在一片烂漫的春光中,竟唤起童年的记忆,我下车,伫立良久,无语泪盈。我见的不再是村庄,是一尾白身黑鳞的鱼儿,游荡在春色里。

五月四川,樱桃熟了。果实饱满地挂在枝头,一切又欣欣向荣起来。汶川映秀镇,我又一次回来。与一年前相比,这里重新变得整齐有序,市场在板房区里又恢复了叫卖声,小饭馆、小超市、小医院……板房里应有尽有。映秀镇边的小山上,墓碑相连,这里安葬着大地震遇难的人。有老人在卖野花,5毛钱一束,供人祭奠之用;有村妇挑了自家产的樱桃、枇杷来卖,她要挣钱回去补贴家用,毕竟生活要继续……我不再有一年前的沉痛,从灾后映秀人们积极的生活态度中,我明白一个道理:有些灾难不可避免,有些悲痛必须卸下,这就是人类的宽容与坚韧。

还有虎跳峡,一只从我眼前飞过的蝴蝶,它扇动彩色的翅膀,勇敢地穿过拍打着巨石的浪花,消失在阳光中;还有马六甲海峡的海滩上,燃着篝火,弹着吉它的那对恋人,我听不懂他们的窃窃私语,可我读得懂他们脸上幸福的微笑……

我愿意这么一路行走,一路记取,没有比较,只有感动……

漫画
许丽



宝丫,女,药师,喜欢与驴友结伴徒步。行走格言:心无界,行无疆,融入自然,体味人生。

生活,在路上

文\ 宝丫

在城市里挣扎着生存的我们,承受的压力早已掩埋了最初的梦想和激情。当我极度疲惫,当都市的浮华和烦躁让人难以忍受的时候,我常常怀念那些徒步的日子。

二月,在昌江我艳遇了一段木棉的柔美时光。三月,在澄迈,我知道了石碓古村里关于冼夫人的传说,登上了梦幻般的太阳岛,去到了由大片火山岩海岸组成的道伦角。四月,我驻足在铺前老街昔日奢华的骑楼前,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,那楼依然,那景依然,只是曾经的少年早已白了两鬓,无尽的沧桑在眼角蔓延。五月,站在北港岛上看着这个祥和宁静、海鸥低吟的岛屿,我无法想象四百多年前的那场大地震是如何的山崩地裂。六月的盛夏光年,在文昌潮滩鼻的海边,我与白色风车共舞。七月,凤生香草园,我在回眸所见的闪紫晕的薰衣草田里,看到了幸福的颜色。十一月,我们深入石山无人烟的湿地,只为寻找火山地区里水的源头。十二月,从吊罗山的小妹湖徒步到琼上的上安乡,是我这一年中最难忘的一次旅程。在深夜的山里,漫天繁星,我们对酒当歌。在白天的山路上,尽管已是冬日,满目尽收的却是漫山遍野的绿色。不时有从山底流淌出的小溪在我的眼里雀跃。我喜欢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,思绪是宁静的,所有的纷扰都被大山隔绝在了城市里。从身体到心灵,是无限的放松和愉悦。我们是一群对大自然痴迷的驴,快乐地在天堂与人间往返。

有的人问我,行走的目的是什么?我说,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享受生活,而生活在路上。这一路遇到的风景,常常让我感叹生命的美好。每一段旅程,都会相遇不同的驴友。一个微笑的问候,就可以让来自不同地方的驴友同行,一起分担困难,一起分享快乐。我热爱这样的生活方式,喜欢人与人之间这样单纯亲近的关系。这一年我就这样走过,对徒步旅行的痴迷,已经让我无法停下继续行走的步伐,生命在前行中体验,那些在眼前掠过去了的、活着的形形色色的影像,是总没有实现的梦想,我就像一支离弦的箭,生命尽头才是我的终点。



雷虎,男,电气工程师,铁杆折叠自行车车友,每个月至少旅行一次。行走格言:想走就走,时间是海绵里的水,想挤总会有的。

单车旅行,逸兴横飞的人生

文\ 雷虎

单车旅行是我最喜欢的旅行方式,我们爱生活,而单车旅行是生活中独特的风景线。

独行是件快乐的事情:路痴三级的我,在生活了六年的城市里还会隔三差五迷路,但是一骑上单车就会满世界乱跑。误入藕花深处,享受柳暗花明的别样风景,群骑有群骑的回味;编队骑行时给人的视觉冲击,队友之间相互扶持的影像每每回想起来总是莫名的感动。

四月份独自在仙居骑行,天色已晚,路边的风景却依旧很迷人,一边赶路一边看风景,车子最终撞上了路上的碎石,人摔得鼻青眼肿,车子也摔变了型。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我模仿美国公路电影中搭便车的姿势:稍息、伸出右臂亮出大拇指。但十多分钟过去了,过去几十辆车,却没有一个人理我。我只得忍着剧痛修好车,骑行了20多公里后才找到地方住。第二天伤还没好又忘了痛,旅行继续。

七月环青海湖,遇到瓢泼大雨,高原的低气温在十摄氏度以下,冻得哆嗦的我们边骑行边唱歌给自己打气。虽然一路风雨相随,但是大家却给这次旅行起了个很诗意的名字——云端飞翔的时光。

2010年,生活继续,单车旅行继续。我想去环骑海南岛,也想去探幽黔东南少数民族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:旅程无非两种,一种只是为了到达终点,那样生命便只剩下生与死的亮点;另一种则把视线和心灵投入到沿途的风景和遭遇中,那么他的生命将会丰富无比。

以单车为媒,让旅行从点到线。不仅仅让眼睛得到观感上的愉悦,更让身心同步感受旅行的惊喜和无奈。这样,旅行才立体而丰满。

“一念天堂一念人间,两端往返来回,痛快之至,早就不该愚蠢地反问自己旅行的目的和意义了。”旅行的意义对每一个人都不尽相同。即将逝去的一年,地图上的哪段风景曾让你怦然心动,旅途中的哪段故事值得你细细回味?现实依旧,时间永远是流逝,唯有那些由近而远的风景,因天地而灵动,因人心而生梦。人在旅途,明日新年变旧岁,怀念这一年的风景这一年的人……



何永春,男,自由职业者,喜欢非城市的一切,喜欢一瞬间悲欢的定格,喜欢草原蓝天阳光。行走格言:让这个世界的美丽,轻轻触动我们的心灵。

偶然的旅途偶然的生命

文\ 何永春

有人问,假如2012真是世界末日的話,你在那个时候会做什么?我的回答是:行走在草原。

我喜欢蓝天白云,所以选择草原。草原上看不到坟墓,整个世界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。如果可以的话,我希望最后自己的皮囊也在天葬中进入循环。说到死亡,不得不说的是今年四川的几次旅游事故——谭犇峡山洪,几次山难。在每一场偶然雪崩面前,在每一次偶然的山体滑坡之中,人的渺小脆弱淋漓尽致——不过我相信灵魂的永恒。

端午去了甘孜州的巴望海。之前长达1年半没有运动锻炼,几乎天天坐在电脑前弯腰驼背。那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负重徒步,徒步7小时之后我走几步歇一会儿,感觉就要死了,营地远远在望,我却担心自己最终倒在途中——死在路上。中子梅峡谷里的风偶尔掠过,却像是一把刷骨的刀,刮去我最后的一点意志。不过死在那里我却不大甘心,山里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大爽气,不能完全地舒展心胸。

回到成都后我开始坚持每天跑步,生命短暂可贵啊。

又一次回到草原的时候,纯净的蓝天,变幻的云朵,一望无垠的金色,这里就是我的家啊——我愿意呆在这里,让温暖灿烂的阳光终日抚摩。

回到草原,就像回到我爸爸妈妈所在的那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一样,哪里都是家,哪里都是旅途,所有人都是你旅途中的过客。

明年,我希望我全家一起,带着父母老婆和孩子,一起去行走。

每一段旅途都是偶然,让我们偶然地再一次上路吧。

这这一年的风景



金勇,男,媒体编辑,喜欢与朋友结伴自驾游。行走格言: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。

期待下一次上路

文\ 金勇

我喜欢自驾游,也许喜欢的并不完全是自驾这种方式,而是游的时候自由自在的感觉。

看着迢迢的长路在身旁卷过,想着无数未知的惊喜在前面守候,那一刻怎不让人期待。当车轮滚滚而行,蜗居在水泥堡垒的情绪立马飞散开来。那些按部就班,那些烦恼琐事,统统湮没在远方的城市中。

这时候的心情多少有些忐忑,一方面沉醉在逃离的快感中,一方面又憧憬着前方可能的惊奇。坐在车里摇摇摆摆中胡思乱想,突然的一个停驻让自己清醒过来,一下车心里就忍不住惊呼起来,大自然用她最原始的梦幻将人陶醉,再不知身处何时何地了。

2009年,我和朋友自驾走了所有旅游爱好者梦寐的川藏线。无论是在俊伟的山间盘旋,还是在平坦的高原草原上疾驰,随便将窗外的一瞬定格,都足以让人再不愿迈步,企盼时间能就此停滞,再没有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追逐,只余这当下的震撼。

即使时间开始慢慢冲刷记忆的沉淀,即使当时的片片风景都开始化作碎片,但随意拼凑一下也足以掩盖一年中的种种碌碌,也就觉得自己还好没有完全虚度。

当重新回到城市,总又忍不住蠢蠢于下一次的出行。也许是婺源满目的金黄,也许是胡杨林刺目的萧瑟,也许是腾冲幽远的宁谧,也许是内蒙古大草原最原始的豪放,但不管怎样,只要能出发就好。

期待下一次上路。